

# 生命的唤醒者

□李后强

缘分，是偶然中的必然。去云南腾冲调研，看艺缘艺术品有限公司，参观木雕博物馆，也是偶然中的必然。那天，从陡坡村青龙山野生古树茶基地返回腾冲，正好有两小时空隙，主人张拥军先生建议去看木雕博物馆，我当场反对，说过去看得太多了，都是一个样。老张说，这个不同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卖了一个关子。

真是难料。我们刚踏入博物馆大门，就被镇住了，门前几对巨型木雕，有狮子、大象、老虎、大鼎，高大雄壮，功法自然，让人震撼，令人叫绝。随后，老张带我们进入了大厅和馆内。他遗憾地说，今天老板陈兴不在，见不到真人，只能看展品了。我们早已被馆内各种木雕吸引，不停照相。看到中途，突然从木雕丛林中冒出一位憨厚之人，个子不高，像个农民工，公司解说员段其丽顿时惊呼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陈兴！原来，他的外出活动临时取消了。我们随即握手，互报家门。这是意外的惊喜，也是偶然的巧遇。

张拥军先生介绍了我们的来历和

想法，陈兴毫不犹豫地就把我们带进了几个平时不给人参观的密室，处处都是只看不卖的精品。印象中，除了古代先贤名人、现代生活场景的木雕外，还有褚时健、陈薇、钟南山等名人的雕像。由于木雕太有个性和神韵，我们每人都买了几个小件，以示纪念。陈兴说，他从事木雕不是为了赚钱，更不是为了图名，所以不要叫他大师，他就是普通人，雕刻技师，工艺美术师。当时，我还不明白他的真实意思，回家后认真阅读了公司的四本《艺缘》内刊，仔细审视了他的作品照片，终于知道了陈兴的背景和真相。

品茶时，我曾仔细观察陈兴，平静、深邃、大气、敏锐，与世无争，超凡脱俗，眼光如炬，能透视万物，看穿古今，确实非凡人。他随时露出憨厚的微笑，有一种叫人无法抗拒的亲切。他绝不是木雕大师，而是生命的唤醒者。他是大自然之子，是揭示自然神性的人，把死去的树木复活。那些栩栩如生、栩栩如生的木雕，难道不是复活了吗？木雕的神态比真人还鲜活、生动、传

韵。从本质上讲，他是“还魂师”，给朽木注入灵魂，让古木重获生命，再回人间，来到我们的世界和眼前。他通木语，能知古树心声；他通生灵，能知鸟兽虫鱼。他不但能懂古木“哑语”密码，还能接受数万年树木的诉求与波引。这就是陈兴。

森林之木，如果没有陈兴，它们就是永远的古木朽材，永远是哑巴保持沉默。但有了陈兴，古木成为活的生灵！这些古木就像沾满泥土的孩子，被陈兴几道清洗、穿衣、化妆成为帅哥美女。看来，陈兴的本质工作，就像“清洁工”，为古木洗去泥土，因此他也是修剪师、美容师。他不是设计者，而是执行者；他不是生产者，而是呼唤者。

在腾冲，他腾飞了梦想。陈兴就是为木艺而生而活，在黎曼空间演奏交响乐、大合唱，那些精妙绝伦、美轮美奂的雕塑，就是他的作品和映射。陈兴把虚与实、动与静、死与活、巨与细、宽与窄、大与小，有机统一，高度融合。他雕塑的巨大，不是有意夸张，而是本能释放。

## 一个人的行走

□刘恩崇

我追随春天的脚步，行进150公里的路程。穿越无数村庄，贪恋于油菜花主宰的原野如锦缎般在视野中铺成，恍若与金色的年华匆匆相遇，又擦肩飞逝。

到达目的地，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为打发时光，我踏进附近的观音山。时隔两月，有久违之感，像经历了太多伤痛，与老友在此重逢。

沉默已久的大自然，昨夜喜迎一场小雨。仿佛不经意间，春天就拉开了帷幕，热热闹闹的花事，在各自的地盘隆重上演。浅墨色的艺术墙，壁立于观音山的正面。恢弘壮观的历史画卷，让镌刻在上的英雄好汉们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从风云变幻的历史深处向我走来。

从观音山右边的石阶拾级而上，我看见地势低洼处，一株含苞待放的海棠，与一棵盛放的白玉兰好似在低语呢喃。草地上，覆盖着如雪的白玉兰，湿漉漉的花瓣，惹人心生爱怜。萎黄的草地泛起的嫩青，挂着清澈的雨滴。

继续往上攀爬，台阶左边，大面积的旱金莲，宛如密密麻麻撑起的小伞。叶片中央的凹陷处，一颗颗闪亮的露珠，俨然一只只仰望天空的眼睛。

台阶右边的斜坡地上，刀脂木、冬青、石楠、蔷薇相安无事地簇拥在一起，营造出一片赏心悦目的繁盛景象。

峭壁上，迎春花张开臂膀，如瀑布般激情奔放。凝视满地凋零的落花，徒增了几分落寞。这是一年一度的痛，治愈不了，在劫难逃。

半山坡上悬崖边的石窝里，供奉着一尊泰山石敢当。徘徊在泰山石敢当附近，想起两年前爬观音山时的情景。

那天清晨，我跟随一个夹着拐棍，在我前面迈力攀登的老人走了50级台阶后，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泰山石敢当前伫立。老人大汗淋漓、喘着粗气，我递给他两张纸巾，他接过，擦了擦汗，小心翼翼地拐棍立于石壁，颤巍巍地站正后，整理了一下衣袖，闭目凝神，翕动嘴唇，念念有词。

我下意识地把自己当成了不是旁观者的局外人。静待老人做完后，我将拐棍递给他，叮嘱说：“老人家，下山慢点，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。”“谢谢么妹，你也慢点。”

目送老人一瘸一拐下山的身影，我感动于与一个残疾老人的不期而遇。那种惺惺相惜，就像很久未见的亲人，匆匆相遇，又匆匆作别。

收回记忆，一路向左。我知道，山那边的土屋里，供奉着观音，但我从未涉足过那里，不是不想去亲近，是因为心存敬畏。此时此刻，生机盎然的观音山，似乎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。我，成了观音山唯一的游人。

伫立在观音山的制高点，遥望对面的山壁上，“永宁”两字在目光中闪耀，红色的祝福，仿佛在慰藉苍生。脚下，点点新绿吐露枝头，辛夷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梨花、樱花在平地上、绝壁上竞相绽放。气象万千的大自然，无时不在以魔幻的方式塑造自己，极尽萧瑟酷寒后，又重放光芒。

我看见蜜蜂纷纷造访山野，我听见鸟儿站在枝头上低声吟唱。人类与万物的和谐音符，因为有万千生灵的积极参与，世界才变得如此蓬勃美丽、生机盎然。

环顾四周，群山环抱。双手合掌，闭目祈愿。此时此刻，我清晰地听到：奔腾不息的永宁河，从观音山以北的高山深谷中奔腾而来，横穿薄雾缭绕的湿地公园，绕过叙永县城，从容不迫地流向远方。

## 纯净的山谷

□云上

据说，在那场山火前，这条山谷生长着稀疏的马桑树。

马桑是一种不成材的树，甚至当柴火都很勉强。唯一让人有点印象的，是它豌豆大小的红色果实，有淡淡的甜味，但吃多了要中毒。说到底，这马桑树没有多少价值。所以，将这条山谷命名为马桑沟，实在是委屈了它。不过，既然已有了这个名字，那就姑且继续这样叫下去吧。

我要说的是，马桑树没必要惦记，马桑沟不应被忘却。

这条我走过无数次的马桑沟，是去学校的一条捷径。如果走碎石公路，要绕半个圈子，走马桑沟可缩短三四里的路程。从冷泉往上，一条小径穿过马桑沟，翻越桐花坡，顺着山脊就可下到碎石路上去。但马桑沟这条捷径比较偏僻，如果不赶时间，我们一般也不走这里。去学校害怕迟到，放学回家再晚也无所谓，所以赶时间一般在早晨。

阳光还未照临，我们已匆匆行进在马桑沟里。因为没人在这里放牧，山谷里的小径没被踏踏出坑洼，而且路面还长满了浅草，脚踏其上，软绵绵的，极为惬意。我喜欢这种能吸收泥土气息却不直接接触及泥土的感觉——很纯净的感觉。

是的，马桑沟是一条纯净的山

谷。纯净到只有花草，纯净到只有沟里的茅草和坡上的桐树。

山谷附近的几座山，经过那场山火，除桐花坡因及时扑灭而使桐树得以保留外，其他地方都被烧得精光。所以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茅草。通常情况下，茅草是和荆棘伴生的，而荆棘容易撕碎我们的衣裳，割破我们的肌肤。因此，我们以前都要避开茅草丛。

但当时的马桑沟山谷里，只有茅草，没有一丁点荆棘。春夏之季，一派青翠。到了秋冬，则是焦黄一片。觉得色彩单调吗？不会！我痴迷于这种纯净。山谷里的茅草非常茂盛，长得比人还高。与其说我是走在山谷里的小径上，毋宁说我是匍匐行进于茅草丛。

上学的日子，无论什么季节，早上总有露水。一路走去，脚底浅草上的露水，小路两边茅草上的露珠，洒落在我身上。露珠凉凉的，总让我感觉并且直接吸纳其中蕴涵的自然之气。不仅如此，整个山谷还笼罩着或浓或淡、或苦或甜的草香。无需大口呼吸，这草木之香可化去我们还未完全消退的睡意，让我们整天都觉得神清气爽。

穿过山谷，向上就是桐花坡了。春夏，桐花郁郁葱葱一大片。风过时，如啸如涛，甚是悦耳。通常是在晚春，谷雨前后，桐花便绽放了。起初只是

零零星星，一朵两朵。几天去，便是一簇簇了。

这些雪白的花朵布满枝头，眺望宛如冬之薄雪，所以桐花又有“五月雪”的美名。花期结束时，桐花落英缤纷，或随风而无踪，或坠地而成泥。那些桐花就这么开啊开，飘啊飘，开开谢谢不知多少年。

桐花坡面向西边，偶尔，放学回家，我会离开碎石路，迎着落日，顺山脊爬上桐花坡。静静地立立在桐树下，眺望。远处，夕阳正一点点坠下。近处，则是马桑沟，已渐渐沉入暮霭。更近一处，就是这片桐花树了。山坡上，总有风吹过，桐树挥舞着心形的叶子，抛洒出雪白的桐花，丢下一颗颗球形的桐果。

在我眼里，茅草、桐花、夕阳……整条山谷，都是那么的纯净。

即使没有上学，我有时也会跑到马桑沟，慢慢地，一遍又一遍从冷泉沟口走到桐花坡，又从桐花坡走到冷泉沟口。有风吹过，整洁的、没有一丝杂质的茅草，就这么偃仰起伏着，山谷里涌起一片草浪。坡上雪白桐花和心形桐叶飞呀飞，一直飞出我的视野。

我还听见纯净山谷的草与草之间、花与花之间摩擦的声响，这声音仿佛在述说着什么，让我继续侧耳，逐渐迷失。

## 探秘神农架

□罗瑜权

下午，铁道部桥梁局几个专家路经此处，看到20米外有3个“野人”。

绵阳的宝哥在朋友圈看到我到了神农架，留言问看到“野人”没有？一直想看到，但很遗憾一直没有看到。从古至今，大量关于野人的记载和野人的传说，让人难辨真伪，也因此，神农架1963年后才有部分林区对外开放。

神农架一年四季都有独特的景致，秋天的景色特别美。到了山顶燕子垭，看到迎面而来的满山红叶，大家兴奋不已。

登上彩虹桥，整个燕子垭的风景一览无余，山峰瑰丽，红叶争艳，层林尽染，点点的红，翠翠的绿，片片的黄，沐浴在朦胧迷离的雾霭中，如彩带，似织锦，醉了山头，醉了游人，使人产生一种浩渺幽远的世外天地之感。

彩虹桥左通燕子洞，右连会仙台。会仙台相传是炎帝神农氏和太上

老君观赏风景、下棋、聊天的地方。

这天，我们还游览了红坪画廊、神农谷、神农顶、大九湖等几个景点。难忘的是神农谷，山峦重叠，地势险峻，沟谷纵横，自然景观神奇迷人。仲秋，雾霭茫茫，岩石裸露，草甸绵延，石林突兀，峰奇石秀，有的盘结曲扭，有的亭亭玉立，有的傲骨嶙峋，有的遮崖蔽天，或若袅娜少女，或若龙钟老人，或若铁塔昂举，或若冷剑劈空，光怪陆离，不可名状。

结束神农架原生态旅行后准备返川，顺着神农架香溪河南下，沿途经过宜昌市兴山县，又顺路游览了中国最美乡村昭君村。

昭君村，位于香溪河畔，在神农架林区的南端，因西汉时诞生了出塞和亲的王昭君而得名。村名由郭沫若题写，村中有粉黛林、佳丽岛、浣纱处、彩石滩等20余处胜迹。昭君村多美女的千古传说，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。

我们自驾车从绵阳出发，经绵遂高速，过重庆进入湖北境内。游览完恩施大峡谷，当晚住在长江边的巴东县城。次日早晨，吃了传说中的武汉热干面后，出发前往令人十分向往、充满神秘色彩的神农架。

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，采尝百草，救民疾夭，教民稼穡而得名，平均海拔1700米，最高处达3105米，有“华中屋脊”之称。

当天，我们游览了神农架景区南边的神农坛、天生桥、官门山几个景点。晚上，入住木鱼镇。窗外下着小雨，秋雨缠绵，围着火锅，山涧小酌，相思满怀。

燕子垭的红叶红了，民宿店的老板告诉我们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决定先到天燕景区看原生态植被。进入景区，沿着盘山公路前行，看到路边有“野人目击地”的标牌，上面记载：1993年9月3日